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謝大倫

古今攷卷二十七

元　方回　續

叔孫通制禮儀

七年冬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漢紀所無吕東萊大事記用史記漢書叔孫通傳書今題依二傳原文又高帝擊漢王信白登之圍在此後去年秋九月信降匈奴今年冬十月朝長安之後始往擊

信然欲聯事書之故接連信與匈奴事書於前

東萊按史記漢書叔孫通本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

羣臣朝十月顔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

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

月史記索隠曰小顔云史家追書十月檢諸書並云十

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云始朝十月也

師古祖之推終隋黄門郎父思魯以儒學顯故唐人謂

師古為小顔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

師古曰未平明前東萊曰少府之屬治禮於殿門外也設朝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戍卒衛官設所主兵張旗志傳曰趨

東萊曰衛官衛尉所掌宫門衛屯兵所謂南軍也武帝置八校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外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卒校尉掌上林苑門步兵虎賁校尉掌輕車然則廷中所陳車騎步卒皆北軍也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

令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

東萊曰郎中令所掌也師古曰俠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東萊曰此文武兩班分班之時也至奉賀之時則北鄉矣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東萊曰大行即典客也史記據作書之時稱之耳韋昭

曰大行掌賔客之禮九賔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後漢上陵儀大鴻臚設九賔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賔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然則九賔者九等立班之儀也蘓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按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皇去輪而輿至尊也漢書執職作職戟當從史記𤍞左右侍衛之百官各

執其物也所謂執職也索隱曰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所謂傳警也

引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次奉賀

東萊曰上文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丞相以下陳東方不言諸侯王所立之方葢引班先卑後尊至大行設九賓之時諸侯王始入也朝賀則先尊後卑也引諸侯以下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葢六百石以下不預朝賀若今通直郎以上始預朝會也

自諸侯王以上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蘓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置酒矣法酒謂以禮飲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東萊曰後漢歳首大朝賀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賛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歳舉觴御座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

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後漢先上壽次賜酒與叔孫通儀不同戰國策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紫陽方氏曰史漢二傳所書朝禮不言皇帝所服何服所冠何冠即後世所謂通天冠乎服則未聞所謂絳紗袍又在漢後不言羣臣冠服即後世將相進賢冠三梁二梁一梁蕭何劍履上殿之謂賜不言皇帝所坐何物高座賜重席賜飲食用何物祭有何俎豆古天子受朝賀負斧扆而立漢天子必坐其曰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皆席歟又不言羣臣拜跪之節後漢所謂皇帝興三公
伏亦不言羣臣拜唐虞君臣都俞吁咈舜拜禹拜臯陶
拜手稽首今全不書何歟容攷

附廣禮儀攷

朝字有虛實之辨

紫陽方氏曰舜典羣后四朝注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周
禮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春秋來朝禮記一不朝再不朝皆
虛字也所謂朝見朝會朝謁之禮也周禮天官宰夫掌

治朝之法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在雉門之外天子有五門三朝五門者路門也應門也臯門也雉門也庫門也三朝者內朝也治朝也外朝也治朝與內朝而二皆稱內朝玉藻曰路寢聽政曰退適小寢路寢大寢也正寢也此謂諸侯亦有三朝也路寢即治朝也小寢即燕寢也今之州治大廳正寢也小廳小寢也別府堂宅燕寢也與古微不同大小廳聽

政治事之所也古卿大夫亦有内朝外朝猶大廳小廳也曰立朝曰造朝曰臨朝曰眎朝曰朝位曰朝廷皆實字也地名也先辨此二字之虚實則可以論古今之朝禮朝位矣

天子外朝之位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

石達窮民焉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以象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懐也懐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

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

後鄭謂外朝在庫門外

後鄭謂魯六宮三門有庫門雉門制二兼四無皐門應門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也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此是二鄭五門之序不同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門在庫門之內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歟疑辭此謂外朝在庫門外與先鄭異

正義言外朝在庫門外庫誤為中

正義注云閽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即雉外朝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閽人譏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必矣

紫陽方氏曰後鄭以雉門為五門之中門則庫門為第二門與先鄭異雉門有閽人之譏察則窮民不得入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又豈可置外朝明外朝在庫門之

外皐門之内而猶疑其辭正義謂外朝在中門外又誤寫中字鶴山先生著曰中疑作庫是也

後鄭謂漢司徒府大會殿亦外朝

後鄭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

紫陽方氏曰今天子正衙大朝會之地古外朝也宰相退而坐中書省政事堂亦古之外朝也唐太宗嘗為尚書令後三省中唐宰相不敢坐中間一位避人主也或人主幸省中亦所以存其位也宋三省宰相亦不中坐

循唐制也今太守大廳小廳抑古之諸侯外朝内朝凡視事聽政之所即古之朝歟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　内朝或謂燕朝

後鄭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在路門内或謂之燕朝

小司寇三詢外朝　孤從羣臣後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

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注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後卿當作鄉

鶴山先生曰卿大夫在公後諸本皆作卿據疏當作鄉字正義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後知卿大夫在公後者以州

長衆卿之屬在公後又鄉公一人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鄉之為六卿別也

紫陽方氏曰又鄉卿之異一字之間不可不辨也

天子治朝之位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馬夏官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

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大音泰不加點只圈法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司士擯注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大僕之屬皆在其位

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王揖之既逡巡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三揖在下

紫陽方氏曰治朝亦外朝也王日視朝之朝非彼九棘三槐之外朝也故但有公孤卿大夫士諸僕小臣而無公侯伯子男其猶近世每日視朝謂之常朝者歟大朝會有其制不輕講常朝文官東班武官西班親王邸第環衛南班閤門贊拜有數宰相樞密上殿奏事殿上無

拜禮宰相參政立殿上東壁樞密以下立西壁宰相奏事如除日以片紙讀奏上頷之或有問答訖退立東壁樞府奏事退立亦然閤門引臣僚上殿或一員或二員或臺諫奏事必皆兩疏左右史立螭頭人主幞頭紅袍玉帶羣臣各服幞頭公裳靴帶此常朝也有四參有六參別攷今周禮所謂治朝即每日常朝之謂書天子三揖其臣而不書臣下拜禮此治朝外朝之朝非諸侯來朝春朝秋覲之朝所以天子皮弁服如朝覲則天子羣

臣皆用袞冕祭服陳祥道所云如此而後世失之亦謂朝覲用弁服非也不書拜禮之節回所不曉也古之揖天子以待臣下韻書曰酌也遜也以手著胸曰揖益雙拱其手向胸之謂今禮士大夫相見叙致問客將喝揖乃躬身長喏口出氣而手不著胸士人相遇於路曰拜揖曰相揖長喏而已非古之揖也儀禮覲禮書拜有稽首人臣於天子必有稽首之拜而周禮内外朝不書人臣拜禮何也容攷

附揖字攷

五質　一壹(益悉反)　乙鳦(億姞反)　二十二昔益　嗌齸(伊昔切)　二十四職　億臆繶抑醷(乙力切)　二十六緝　揖(一入切亦作揖酌也遜也一曰手著胷曰揖)

紫陽方氏曰一乙益億揖五音同也而韻書四見五質之內一壹乙鳦之異未曉

王日視朝諸侯視朝冠衣　附天子諸侯三朝辨

治朝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

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正義釋曰玉藻諸侯禮云朝於内朝者謂路門外朝於内朝對臯門内庫門外朝謂外朝通路寢庭朝為三朝故朝士職注周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内朝二也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韠天子諸侯唯服别其視朝之禮

則同

紫陽方氏曰天子五門三朝諸侯三門三朝路門雉門庫門如此則外朝在庫門之外尚何疑

以此攷之庫門之外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之朝者於斯曰外朝路門之外治朝王每日聽政於斯無諸侯可以言外朝亦可以言内朝路門之外曰内朝者曰燕朝曰路寢公卿大夫士皆不得至聽宗族之政於此明父子貴以齒此後有小寢乃卧内而有九室九

嬪居焉其路門之外治朝有九室曰九卿朝焉者六卿之上三公二孤亦稱為卿乎周禮有微不可曉處所以攷之者亦名五門三門天子諸侯異而三朝不異則回疑諸侯外朝若亦在庫門之外其外無門矣當在庫門之内左廟右社之間故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亡國之社社稷之間也近世五門之制乃混為一列羣制正衛三門亦一列而中設戟鼓樓樵樓但一門孔釋老之宫皆三門一列又有櫺星門亦三門一列今古制不同如

此未知天子九廟其每一廟門制如何君門九重又何謂耶陳祥道謂康成以王食大夫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鄭不言喪入諸侯之朝在大門之外然大門外即經涂耳非朝位也不若回閭於兩社之説爲穏然閭社乃諸侯之卿治事處諸侯之外朝以朝其臣果何所耶終是可疑

附禮記九門之説

禮記月令田獵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云天子九門

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逺郊門也關門也

紫陽方氏曰楚詞君之門兮九重所指何君

大僕掌燕朝之位不可攷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又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陳祥道曰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

以致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内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亦宜然也
紫陽方氏曰天子三朝路寢庭之燕朝曰内朝在路門之内小寢之外以朝公族則同姓之親也毋后王后之族人亦或至於斯乎亦必有班
面朝後市　市朝一夫
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注方各百步
紫陽方氏曰井田百畆為一夫市用一夫百畆之地不

為多朝用一夫百畝之地則太多此一說回疑之鄭注方各百步則回恐市何太狹朝亦不為廣也尋取正義攷之釋曰按司市市有三期總於一市之上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為太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有百步也回思之市之空地謂之廛市曹也司次也介次也乃市官三人治事之所有屋焉四尺八寸為步王制周尺八尺為步不可攷市官三人所處為周八尺者有如此則恐太多天子三朝之

堂今曰殿當有左右廂今曰東西廊其中空地曰庭立班之地三槐九棘之三列曰三公曰公卿大夫曰公侯伯子男及以次官所立亦周八尺者有未知實計幾百文後世有文石以定官班百官不多古諸侯來朝不勝其多殆亦難細算博推也

天子附依宁而立受朝　附論立坐拜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

受摯於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受享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㑹侯啗魯昭公於野井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覲禮今有朝宗遇禮今亡矣　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注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正義王之起居無常或起居行事之時多以立為正又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

紫陽方氏曰古天子受朝皆立燕則坐坐必有席席有重數之不同但不知聽政視事之時大臣奏事人主亦立而聽之乎後世天子坐殿曰御榻臣僚奏事其奏卷讀訖寘於御座之後榻上御牀坐榻自漢以來然歟曲禮坐如尸立如齋所謂立如齋一句難觧齋者必坐而云立如齋何也坐不中席側席而坐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天子燕自當專席重席而坐羣臣侍坐必不皆立臣下之家一席坐四人有五人焉則接席幼者不敢專

一席而中坐儀禮坐祭卒爵此燕禮食禮飲酒禮之坐也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安車坐乘車亦有立與坐之分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疏並不解坐字之義注謂王公天子諸侯而不曰天子之師傅論道者周官論道經邦屬三公康成但指天子諸侯回未曉曾南豐集辨經筵欲坐講非是後檢老子坐進此道跪也古之坐在席上膝跪於前而坐於兩脚後跟之上故拜甚易兩手據地其中首額至地謂之稽首他拜則否拜必盥

手周禮朝不言拜燕不言坐何也

設戸牖之間為斧依

覲禮天子斧依於戸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負斧依爾雅戸牖之間謂之扆其制如漢素屏風繡斧紋以示威絳為質髙八尺賈公彦謂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意禮書圖斧刃相向黒與白為斧刃白背黒覲於廟及朝於寢射於郊學有事明堂皆設之

門屏之間謂之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春朝於朝王立當宁詩曰俟我於著乎而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亦謂之屏

紫陽方氏曰廟有戶牖朝有門屏當是互文古之為宮室也皆有門有戶有牖則有屏有簾有帷帷帟㡛則天子之制也

成王顧命之朝位

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注同名六卿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先後六卿次第冡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名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云云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注冡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二臣名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注出路寢門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注明堂路寢延之使居憂云云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注狄下

士扆屏風畫為虎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紫陽方氏曰讀顧命一篇知王受朝冕服而非視事之弁服一也知王三公名公為太保畢公毛公為師傅下兼六卿二也知王疾而朝諸侯則憑玉几不立三也知諸侯入為王六卿芮伯彤伯衛侯三卿曰為之三公曰領之其事四也知南門外為路寢門外五也知齊太公之子齊侯呂伋為虎賁六也知翼室即路寢然嗣王居憂先王未斂則所處不同其事七也知設黼扆象平

生八也知綴衣二字為幄幕九也下文畢門注知路門
寢門畢門南門同是路門十也執三隅重矛在畢門之
內衛殯也十一事也牖向南門之外有四仍几注因也
華玉仍几為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文貝仍几為旦夕聽
事之坐雕玉仍几為養國老饗羣臣之坐純漆仍几為
親屬私宴之坐在西夾室之南以此知受朝之後不常
立有坐之時則有几以憑聽事坐宴饗坐親屬私宴坐
或立或坐可攷也有西序有東序曰左右東西廊有西

廂夾室則有東廂夾室又有東房西房又有賔階阼階又有左塾右塾有大輅小輅有兩階戺又有東堂又有西堂又有西垂東垂有側階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大宗皆麻冕彤裳王再拜興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王饗福酒太保受同秉璋以酢以嚌凡太保拜一王皆答拜詳書諸此以見周家治朝之位即路門外之治朝三朝之一也受授顧命如此其不輕也劉歆周禮三朝不書拜

康王尸天子之位

王出在應門之内注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注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注諸侯皆陳黄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注賓諸侯也注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太保曁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於是並進陳戒王遂誥諸侯

附王雙溪康王之誥説

王雙溪先生徽州婺源人名炎字晦叔書傳嘉定二年守湖州教授項強刋行亦有建本遂誥諸侯因事而行曰遂既受顧命諸侯就朝新王故遂誥報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立于中庭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伯

率西東方諸侯入左右立

賓稱奉圭兼幣諸侯朝王謂之賓天子以賓禮待之也

於中一人少進奉圭舉也奠奠於庭也五等諸侯在庭

推其中一人最尊者為賓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

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皮馬在庭今五等所獻言

奉圭兼幣該之其拜稽首盡臣禮也正王為天子之分

也康王為太子以義嗣其先王之德答拜受其所獻正

君位也明其為諸侯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冡宰

太保司徒芮伯進而相揖俱前以致戒也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戒康王以保邦乃及於張皇之師何也王受顧命陳四輅於庭獨去革輅示去兵不用然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昔者成王嗣位之初二監不靜淮夷從之社稷幾有大變周公伐管蔡滅淮夷成王伐東夷伐奄而天下始定此兵不可去之明驗也國有大故將逆制天下之變於未形兵威不可不振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云云王釋冕反喪服凡喪服嗣子為父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昔者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而問焉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今王喪在殯嗣君出見諸侯受其圭幣作誥報之然後返而喪服說者疑三年不言之制於是始廢東坡蘓氏遂以為康王君臣之失禮是殆不深察也夫召公畢公雖不及周公之聖然一代之大賢四朝之老臣閱天下之義理多矣不應納其君於過失也

夫君臣之義天下之公也父子之恩一人之私也成王以幼冲嗣位周公攝政未歸管蔡謀亂幾危社稷召公畢公懲往日之變欲消危亂於未形成王初崩用二千戈百虎賁迎嗣子作册以宣遺命陳几席車輅寶器王受命於柩前邦君在位者悉見之既受遺命出見諸侯受其圭幣以定君臣之分羣臣進戒首有張皇六師之言足以潛消天下不軌之心王又親出報誥以𠂻諸侯之聽諸侯聞之知康王與幼冲者異矣然則天下安危之

機正在此日康王之立喪禮節文始備夫子具書以為萬世之訓而謂康王君臣失禮不亦過乎

紫陽方氏曰雙溪解張皇六師最妙康王初立便請用兵戒成王初立時管蔡之亂也康王答誥亦言有熊羆之士有兵備也正統相承而不明豈不生奸人之心召畢二公為顧命之禮為見諸侯報誥之禮雖三年不言或自此廢然所係甚大後世人主立必有大赦詔文否則豈無秦二世趙高之事哉雙溪之四世相臣字濟川

見示書傳建本此所觧張皇六師及報誥諸侯見新君而去使其拘於故事諸侯不得一見新君豈不别有利害生於意表回故特書諸此

紫陽方氏曰畢門外應門内即路門外之治朝二伯率東西方諸侯皆北面與周禮治朝之位不同假如新王即位又是一禮然羣臣皆拜手稽首王一答拜周禮三朝咸無所謂拜何也

王拜受賢能之書　王拜受吉夢

周禮地官卿大夫三年大比鄉老及卿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注王拜受之重得賢者春官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注問王夢因獻群臣之吉夢

紫陽方氏曰羣臣獻賢能之書不書臣拜獨書王拜豈三朝之拜與凡人臣之拜皆不書歟吉夢之獻亦不書臣拜書王拜受之問王夢已非矣獻羣臣之吉夢不亦褻乎得無粉飾乎回頗疑也

太祝辨九拜作㩧

春官太祝掌辨九㩧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

紫陽方氏曰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康成注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曰侑侑勸尸食而拜回疑之拜也者君臣上下於朝覲會同宗遇眂朝賜燕之際所行禮也今九拜但言享右祭祀何也思乆之葢太祝辨王之九

拜所施宗廟爲重祭祀享右拜禮爲重吉拜凶拜右王者行期之喪與三年之喪一拜再拜祭祀獻尸禮神之節所以專言享右祭祀言王而未及臣下也

一曰稽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拜稽首始見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垂拜稽首益拜稽首伯拜稽首皆讓而以此拜舜也禹拜昌言曰俞者再皆一拜也歟臯陶拜首稽首颺言於帝歌之後即首至地也而帝拜曰俞一拜也歟太甲成王拜手稽首注君而稽首於臣

謝前過也伊尹拜首稽首注拜手首至手召誥名公營洛取幣錫周公拜手稽首誥終又拜手稽首注拜手首至手稽首手至地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還政也王拜稽首受矣又曰拜手稽首誨言敬禮周公極其至也周公又拜手稽首曰孺子來相宅又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陳祥道曰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儀禮公勞賔賔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尊德也尊王人也祝人正義相禮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

首禮之正然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君拜臣下當從空手拜其有敬事亦稽首引偽太誓曰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亦引洛誥周公成王事孔穎達謂兩相尊敬故皆稽首而鶴山魏先生記之曰君之於臣亦有稽首此也如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諸侯於諸侯不稽首者也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

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於君是望敢不稽首此諸侯於盟主亦稽首者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此可見天子之臣諸侯之臣皆稽首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崇家臣而不使之稽首君無二上也如此則天子之國三公六卿有國土亦不容其在京師稽首乎尊一人也九拜之稽首謂王祭祀宗廟之盛禮子孫拜父祖若郊社拜天地皆非萬乘之尊何不稽

首也況成王甞以禮周公乎今道士羽流無狀相逢合掌輙曰稽首無禮之至者也稽音啟釋音寫作䭫

附書稽首據掌

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正義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者據按也謂卻左手而覆右手按於上也

紫陽方氏曰此即合掌於地左手加右手之上今人罕用拜手者雙手據地矣頭加於手矣兩手又開而頭在

中至地即拜手稽首也頓首者頭叩地不用手乎空首

者則雙手據地或左手覆右手背乎而頭在乎

二曰頓首注頓首拜頭叩地也春秋穆嬴抱太子頓首

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鶴山先生記曰臣於

君稽首敵以下頓首

三曰空手注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回謂拜手稽

首頭先至手後乃至地也

四曰振動動如字李音董杜徒美反注杜子春云曰振

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動鄭大夫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為重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鶴山先生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擊如鄭大夫之説葢古之遺法回謂天下書不可不多讀細讀振董之拜似乎難曉因鶴山乃知今日本國人有此古拜之遺法康成謂震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變色别是一義兩存之

五曰吉拜注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哀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

云回孜之正義謂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此謂適子尊父而言其為妻服有二或杖齊衰期或否也齊衰不杖朞服也齊衰杖則為母三年皆凶拜矣古王為后服

六曰凶拜注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正義引雜記云三年之喪即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回謂此子為父斬衰為母齊衰凡三年之喪者也古無

父在而子王者惟舜與漢高有父然瞽瞍之死不可攷要之子為父斬衰三年如書之高宗諒闇知近世孝廟之於高廟乃稽顙而後拜之服也然先稽顙而後拜今人似未之講雙跪其膝先以額叩地而後以手據地凶拜也謂之拜而後稽顙易説也為之稽顙而後拜難説也得非古之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先以兩手據地而後額至地也其凶拜凡三年之喪先以額至地而後兩手據地其勢頗難先儒謂人主惟有三年之喪恐為后為

太子亦當有期服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晉獻公之喪重耳稽顙而不拜謂未為後也七曰奇拜注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跪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為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康成又云一拜答臣下拜回攷此有三義雅拜先屈一膝一也持節持戟倚以拜二也以漢人所見解也一拜答臣下則禹拜昌言帝拜曰俞王義嗣德答拜皆一拜鄉儀禮鄉飲鄉射聘禮

士相見禮凡禮之輕者皆一拜
八日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也以回詳之再拜是也顧命王再拜興康王之誥兩書再拜稽首人主人臣皆有再拜之禮人主一拜以答臣下再拜者如拜受賢能之書拜受吉夢之獻則然歟一拜者王拜二王之後答拜也此一拜歟後拜二王後之夫人古婦人之拜吉事惟肅拜凶事乃手拜為夫與長子之喪乃稽顙其拜有三今南婦

人略屈膝縮身而已頗有深淺之異其禮歟北婦人拱手逡伏若將坐於地者其禮歟

九日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正義按儀禮鄉飲酒賔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揖成十六年晋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注云介者不拜又曰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成二

年鞌(音安)之戰獲齊侯晉郤至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回曰不然郤至益投戟之後又免冑釋甲而講臣拜君之禮也漢周亞夫曰介冑之士不拜豈亞夫亦嘗讀禮書歟宰夫所掌治朝之法王三揖公卿大夫士特揖旅揖衆揖皆所謂肅拜也天揖同姓土揖庶姓時揖異姓此三揖出於周禮皆肅拜也君於臣有一拜有再拜有稽首而周禮路寢之朝治朝之朝外朝之朝凡三朝皆不書臣下之

拜君其節若干何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得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回謂今之婦人略低頭曲身只道萬福似古婦人肅拜屈膝曲腰而裙衿拖地即古婚禮婦拜扱地者與此一拜也凶事則手拜少儀注手拜手至地回謂如此則雙手至地而不叩頭此二拜也為夫及長子之喪則稽顙故曰為喪主則不手拜葢謂婦人於父母不為喪主有男凡弟為喪故雖父母不稽顙夫死長子死為妻為母乃喪主故稽顙也此婦

人之三拜也亦不專肅拜也今日簡帖曰頓首百拜非
也古無百拜之禮賓主百拜酒三行非一時也曰頓首
肅拜非也既頓首叩頭於地矣即不可曰肅拜若只肅
拜稍俯其手則不頓首矣曰頓首再拜庶幾乎

又附書婦人稽顙

鶴山先生曰肅拜即撎鄉飲作厭　偶問喪服小記婦
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即否此謂為喪主也父母不
稽顙兄弟為喪主也一家一人承重所以辨嫡庶也

明堂位周公諸侯之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立

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四塞世告至

紫陽方氏曰此不可信明堂位之末有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康成注之曰此葢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未嘗相弒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臣弒君而曰相弒不足信相變二字亦不知我變彼彼變我乎回以此言推之終篇皆不信也天子負斧依康成注曰天子周公也不可周公攝王位而直曰天子周公也可乎周公位冢宰耳

攝王位三字已非謂周公冕十有二旒被衮負斧代為天子無是也三公中階之前如此則有阼階西階中階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近乎今殿陛之前明堂有三階固不可知三公之下有三孤有六卿有大夫士皆不言其位之所在何也諸侯有二王之後曰公國者不見又何也侯伯子男四班易說九夷八蠻五戎六狄皆在門外五狄之國在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則戸牖之後也斧依之背也曰朝諸侯而背於一方可乎九采之國在應門

之外天子五門四曰應門明堂自有東西南北門矣所謂應門在畢門之次者不知明堂在南門之外乎又皆有畢雉庫皐之門乎明堂豈不設置於路門即畢門應門之間與治朝相似乎是皆不可攷也漢儒禮記類多不可信者王制孝文時博士所作是時今文古文尚書皆未出二典三謨與夫周官顧命康王之誥禮樂官名漢儒皆未之見雖康成注禮亦不見古文尚書也此但明堂朝諸侯之説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實周公首為嚴父配帝之制則明堂者異乎郊丘之壇祭而以屋祭也後世三年一郊或三年一明堂始於周公祭祀郊明堂之分別攷在他卷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陳祥道禮書有圖有說甚詳所引書及人畧記於後

周禮考工記　禮記月令　明堂位　樂記　玉藻

詩我將　左傳　孟子　家語　孝經　孝經緯

荀子　大戴禮　小戴說　呂氏春秋　月令說

白虎通 唐月令 韓嬰說 蔡邕明堂章句
淳于登異義 表准正論 史記封禪書 隋無明
堂 唐高太無明堂 武后兩為明堂 豆盧寬說
劉伯莊說 孔穎達說 魏徵說 顏師古說
唐高宗明堂 玄宗康詈毀明堂 鄭康成注 宋
以後諸儒議論人主制度別書
朝覲會同宗遇 會為壇國外 司几筵黼依玉
几 五等圭璧采就 九獻七獻五獻 六服貢

六物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宗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春秋有事而會不叶而盟也殷猶衆也

十二歲王如不廵守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廵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粉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六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

王

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九牢至賔之間九十步三享九獻九舉五積三問三勞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凡三等不備書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謝大倫

古今攷卷二十八

元　方回　續

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曲禮當依當宁朝覲鄭注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紫陽方氏曰儀禮舊百篇今存

者十七篇朝覲會同宗遇當是六篇今亡其五惟覲禮存謹以今人言語解說抄之於後春秋書朝書遇書會不一惟覲禮宗禮同禮未見書禮記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齊桓公有衣裳之會葵丘之會兵車之會不歃血古禮喪亡後學惟聞其名而已後世朝廷大朝會與古懸絶久矣

儀禮覲禮一篇以今人之文解於此

紫陽方氏曰朝覲宗遇惟覲禮存在儀禮第十卷第十

篇以今人文字解曰諸侯之見天子也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據鄭康成言則此覲禮乃秋見天子之禮也朝宗遇之禮亡矣今儀禮十七篇至此始見天子於臣下之禮最簡而易讀而天子之尊其受朝覲異於諸侯之受朝覲亦可見焉曲禮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之謂也受之於廟秋殺氣也質也春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此異也夏宗依春朝冬遇依秋覲此備禮省禮之別也

不言諸侯而言侯氏者國殊舍異不凡之也侯氏至郊王使人皮弁用璧以勞侯有帷宫則於帷門迎使受玉還玉拜手稽首用束帛乘馬以儐使者此一節也賜舍受館則又以束帛乘馬儐王之使此二節也王使大夫戒以入覲之期而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諸侯將朝受舍於朝蓋朝時所立之次同姓異姓東面西面之分若但一侯則北面歟此三節也將覲之際其日質明釋幣于禰諸侯之出遷廟之主以車載行告於行廟以將見

君此四節也墨車敎制自視大夫龍旂弧韣以至王宮圭璧五等各有繅藉天子斧扆南面左右玉几衮冕而立侯氏入門之右奠圭拜稽擯者升之天子親受左降拜稽謂之成拜於是覲禮既畢乃行享禮享禮凡三皆以璧帛致之惟國所有則或以馬或虎豹皮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土之珍異其貨無常三享既畢乃有十馬奉以束帛又再拜稽天子使擯喻欲親受侯升致命王撫其玉侯降西階授宰以幣拜稽階

下以一馬出九馬隨之授諸主人此五節也覲禮之事成也侯氏肉袒廟門之東入門之右北面而立以告聽事如治國有罪將請於王擯者以告王使擯辭伯父無事此六節也於是天子乃有路車乘馬晃服錦幣之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侯氏升東西面太史升東西面讀王命書侯氏降階拜稽升而成拜受服受命侯氏乃出諸公賜服與太史諸侯皆償以束帛乘馬此七節也然後天子立於斧依不動聲色其體至逸諸侯奔走拜而

且稽覲之有瑞固為定禮三享之禮皆帛加璧所產土物享至再三肉袒請罪天子宥之制禮如此然猶後世至於陵替有下堂而見諸侯者予於是詳書之雖朝宗遇之禮不可復覯而亦可意推也此為四時常朝如大朝覲會同則築壇其高曰深四尺其方十二尋廣九十六尺為方明於其上設六玉分四時而受之焉而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壇在國外自當他書而陳祥道禮書凡制度名物無不備也

附沙隨程氏論視朝皮弁

駁温公通鑑纊旒説

沙隨程迥可久文史評元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者停駕慰勞

司馬温公通鑑曰先王黈纊塞聦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達聦明於四遠迥評曰按周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故黈纊塞聦前旒蔽明欲專誠潔於内也塞耳蔽明者冕服也若視朝則皮弁乃明目達聦

溫公引義雖精於經則未攷也紫陽方氏曰凡書難讀如此溫公黈纊前旒之說謂王者當畧視聽於近而用聰明於遠意則甚美然攷之禮制未明也周禮六冕大裘而冕無旒也沙隨之說亦未明也東方朔傳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土苟反韻書也茍反謂以玉為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黄色也纊綿也以黄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傍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瑱他甸切韻書注

以玉充耳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及諸公冕皆有玉瑱師古但謂黈爲黄纊爲綿丸而無爲瑱之玉周禮有之詩有之君子偕老曰玉之瑱也淇澳曰充耳琇瑩注天子以瑱諸侯以石又曰充耳以素乎而青乎而黄乎而毛鄭自爲不同毛曰素象瑱鄭曰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曰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至釋青黄毛曰青玉黄玉鄭曰青紞黄紞其不同如此回謂西漢時祭用泰冕而不如周毛公詩傳所見別也唐初隔西漢數

百年顏師古所見又別也或者三代至周有紞有玉後漢至唐用綿而無玉也然此無所攷也六冕也五冕也大裘之冕祀昊天上帝出司服祀五帝亦如之五冕出弁師皆祭服而所掌二官似有可疑天子六冕則以袞冕受朝覲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亦各有冕有繅專一精誠之謂不但天子也回又攷周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葢朝用弁服廟用冕服乎其視治朝內朝外朝則皆用皮弁乎朝覲會同之朝與王日視朝之朝不

同六冕以用之於祭祀於朝覲亦多不同沙隨之說得大綱而已又成王顧命康王尸天子皆於視朝之所冕服云

覲禮天子不下堂　春朝夏宗以車迎

朝以廟與朝覲一於廟　齊僕行人事可疑

禮記郊特牲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又曰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由夷王以下正義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享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按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態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及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節謂三乘車迎賔客及送相去遠近之

數是也　紫陽方氏曰夏官齊僕掌馭金輅以賔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輅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引行人所謂迎賔客及送上公相去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又司儀職曰車逆拜辱曰及出車送詳齊僕之文則王乘金輅朝覲宗遇饗皆以之送迎諸侯不言禮節之數但曰送迎之節行人則有主賔相去之步數回未審王之金輅當在何處公侯伯子男之車入王門墨車緻制自視大夫龍旂弧韣以至王宫待

王車下堂相望依此步數而後下車乎康成謂覲遇禮一於廟朝宗禮受摯於廟受享於朝日分兩處豈非覲禮不下堂者廟中不迎春朝夏宗享禮在朝則以車下堂而迎之乎陳祥道謂朝宗春夏象生氣王於堂下見之覲遇秋冬象殺氣王於堂上見之祖康成之說然朝宗有廟朝之異下堂而迎不於廟而於朝歟秦為尊君卑臣之制三揖之禮且無之矣而況於堂下乎漢以來亦無天子迎諸侯下堂之制矣周覲禮之廢自夷王始

則失天子之尊其來久矣晉文召王天王狩於河陽雖曰公朝于王所天子反就諸侯相見卑已甚矣孔頴達於熊氏三享之迎疑之謂義或然此禮雖不講可也

舜典朝覲二字未分　禹貢四海會同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紫陽方氏曰先曰肆覲東后後曰羣后四朝舜之時朝覲二字未分為二禮

孔注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引周官下文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此十二字佳二典言堯舜之道與制度堯如此舜如此互見也至如朝會京師典謨未及於禹貢未見之曰四海會同是也注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但未見幾歲而一會同禹治水成功而諸侯會同乃堯舜時事也朝覲會同四字周始分而異其禮乎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　周官未分朝覲會同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

諸侯各朝於方岳孔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曰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　紫陽方氏曰詳孔注則周官之所謂朝亦曰會亦曰覲周禮始有朝覲會同之異禮劉歆但見伏生今文尚書不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孔壁之書也謂周禮全不可信乎則六官之數暗合於此之周官六卿謂周禮盡可信乎則三公三孤官之極也何為周禮雜見於三公六官之中而不特書其當為之職分兼孔注引天地春夏秋冬六卿

則似乎已死之孔安國反用後來劉歆周禮爲傳此朱文公所以疑孔傳爲魏晉間人所作也

覲壇加方明於上　春夏秋冬四時會同

東南西北四岳朝覲　方明他經無出處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

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東方夏南秋西冬北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為三等上有堂堂方二丈四尺上中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王巡守至於方岳

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宫以見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

定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大常也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以朝事儀二者言之巳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紫陽方氏曰此禮惟儀禮有之方明者方六尺之木繪以六色飾以六玉如神之有主他經無所見亦不見周之天子何王何年行此禮於何地康成謂時會殷同宮在國外四時四方而會同二字不分此一可疑也公侯

伯子男分作五班既就旂而立則庶姓異姓同姓之三等如之何而別之不若宰夫治朝之法三揖公一侯伯一子男一之易說此二可疑也夏秋冬南西北會同異方則不知拜東門之日與否三可疑也祀方明之禮不言奠玉奠幣獻神節次四可疑也不以蒼璧黃琮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何以分貴賤五可疑也如諸侯朝方岳之下乃天子巡守而朝康成云亦為此宫以見之其事更別無出處回謂方明之禮講於國門外者四春夏秋

冬四會同也講於方岳之下者四春夏秋冬四岳諸侯朝覲也古者朝即是覲會即是同有合而言之有分而言之然則自周公以後未嘗見有一君行此方明之禮者方明之設今乍見却不謂之兒戲乎

孟子三不朝之罰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紫陽方氏曰此周制也班爵禄之籍孟子謂諸侯惡其

害已而去之亦以平王東遷之先幽王有犬戎之難典籍喪亡此數語必孟子或見或聞劉歆周禮無此則六典之書可疑者此亦一端也

後世朝會宫殿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繡尾　紫陽方氏曰漢高祖都關中項羽燒咸陽宫殿故初猶居秦之櫟陽蕭何治長樂宫成徙都長安

即故咸陽其後又有未央宮此所謂建始殿太極殿者東漢後制度也太極殿之名始於曹魏晉因之晉以降皆因之為正殿

附論小顔

顔師古注漢書已見朝十月注

附論秦漢以來宮亦曰内亦曰禁中古士庶皆稱宮今道觀亦曰宮

紫陽方氏曰尚書五刑有服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穆

王作呂刑宮罰之屬三百漢刑法志宮罪五百小顏引書孔傳注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又曰宮者使守内注人道既絕於事便也然則宮刑者以守内得名宮亦謂之内内亦謂之宮史記秦紀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王鳳父諱禁徵王莽改禁中曰省中後世稱宮禁諸葛表曰宮中府中然則宮府者内庭外庭之分曰大内曰南内曰北内曰東朝曰西朝一也然古者宮無稱禮記曰

命士以上父子異宫儒有一畝之宫環堵之室士庶通謂之宫風俗通曰漢來尊者以為帝居下乃避之也釋應云宫窮也言屋見於垣上窮崇然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白虎通黄帝作宫室　世本禹作宫室　論語禹卑宫室　詩有泮宫　禮記曰頖宫　管子黄帝有合宫

帝王世紀堯見舜處於貳宫　相見經堯有橋宫　晋

虎祈宮　孟子齊宣王雪宮　墨子楊受命鑣宮　大戴禮周德理和論蒿茂丈以為宮柱名為蒿宮　紀年穆王所居鄭宣春宮　史記秦始皇居蘄年宮梁山宮信宮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索隱曰言其宮四阿高廣也阿房後為宮名杜牧阿房宮賦所由作也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以望北夷也張晏注臨涇水作之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復作阿房宮　子嬰刺殺趙高於齋宮　漢書有長樂宮未央宮

沛宮林泉宮甘泉宮龍泉宮首門宮交門宮光明宮五柞宮萬歲宮池陽宮蒲萄宮竹宮壽宮建章宮黄山宮太乙宮思子宮或在京師或在外郡或在帝王所居或祠祀所在或因事以立也　三輔黄圖有夜光宮棠棃宮扶茘宮　三輔故事有注宮　漢武故事有鼎湖宮宜春宮谷口宮望仙宮通天宮　東觀漢記後有南宮北宮胡桃宮　論語有南宮适孟子有北宮錡　三國魏有鄴宮吴有太初宮昭明宮蜀有永安宮　唐宋之

宮不勝書　史記天官書中宮紫宮文昌五宮　人主有六宮後宮離宮上仙有梓宮　太子曰東宮青宮道士觀許僭稱宮大臣為宮使觀使侍官為宮相有禄令革　神廟作景靈宮南渡杭有之徽廟作神霄宮髙廟内禪所居曰德壽宮孝廟就改曰重華宮史記孝廟有佑聖觀光廟有泰安宮　升揚宮為酒樓今廢　寧廟開元宮在舊秘書省西今徙舊左藏庫西楊駙馬宅貨而改　理廟龍翔宮度廟宗陽宮今存

附論秦漢以來殿

初學記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曰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漢書則有甘泉函德鳳凰明光臯門麒麟白虎金華漠宮又有大夏長秋朱鳥玉堂飛雲昭陽鴛鸞銅馬蕭何曹參韓信諸殿後漢書有德明溫明在邯鄲陽安華光諸殿洛陽宮殿簿有魏太極九龍芙蓉九華承光諸殿漢晉春秋有景福在許昌聽政在鄴晉宮閣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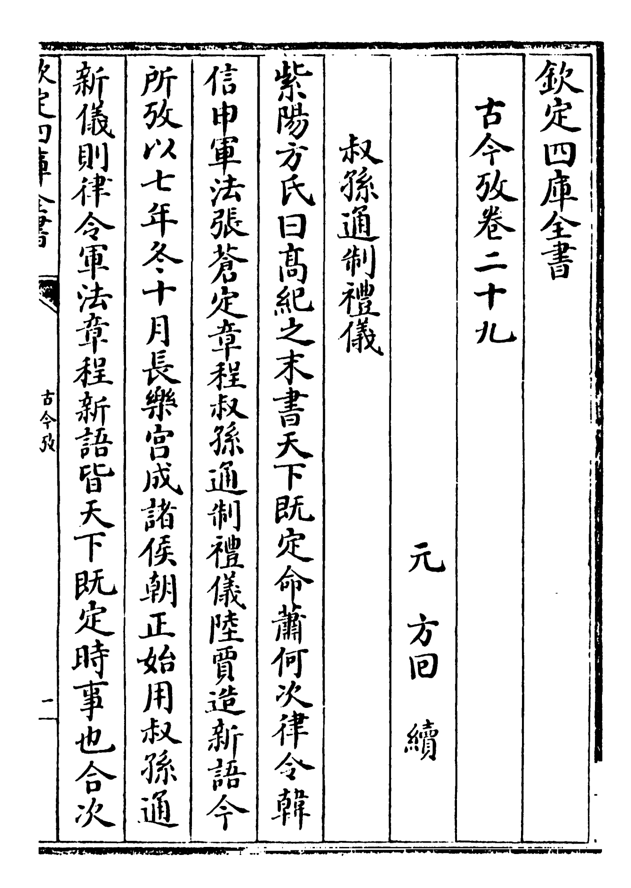
靈圃百子虞泉清冥諸殿洛陽故宮南宮有玉堂前殿黄龍鳳翔平殿竹殿歷代殿名或因或革唯魏之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名之摯虞決疑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墄左平平以文塼相亞次墄者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攷 唐長安殿 攷 宋汴京殿 攷

紫陽方氏曰人主之堂曰殿自秦始納陛以登謂陛十六級在殿前屋簷之下今夫子大成殿老氏三清殿佛氏三寶殿皆納陛九級古殿墄即陛也平者車輦上

下也古人君以車上殿下殿但名曰朝曰堂廟亦恐然而人君步上堂下堂則侍御者以玉環引其手小臣不敢執君之手也近世神廟以土木像祀事或封王皆曰殿僭矣唐長安宋汴梁殿候至南渡杭行在所麗正門內大殿一耳以宣麻朝會則曰文德以策士則曰集英以明大禮則曰二隨時揭額自和寧門入有後殿曰受常朝回皆嘗至焉崇政殿說書則講筵也端明殿資政殿觀文殿學士之除用南京虛名無其殿

文選有王延壽文晉魯靈光殿何晏平叔許昌景福殿賦似乎制度太侈自是一所宫禁之大者非近世一殿之比也靈光殿乃魯共王餘之所作王所賦怪澁不足觀蔡邕欲作此賦見之而輟筆恐傳者妄也景福殿曹操父子物色寫壁上所畫前代后妃婦人事何足入文選哉文選惟李善注可資博覽耳

古今攷卷二十八



古今攷卷二十九

元 方回 續

叔孫通制禮儀

紫陽方氏曰高紀之末書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今所攷以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朝正始用叔孫通新儀則律令軍法章程新語皆天下既定時事也合次

序書而攷諸此東萊大事記亦然但不書新語耳今按通傳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回謂伊尹相湯伐桀進取也湯有天下以至相太甲商祀六百守成也太公望周公旦相武王伐紂進取也武王有天下用太公周公畢榮閎顛散宜生之

徒佐佑成王周祀八百守成也叔孫通謂儒者難與進取張良計謀進取居多非讀書之人乎可與守成曹參周勃亦皆長鎗大劍之士非通之所謂儒者也通所謂儒小儒腐儒也抑又有可議者班固稱叔孫通制禮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通何足以知之回謂書叔孫通制朝儀可也

度吾所能行為之

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扶目反重也因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沙隨程氏迥可久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三代而後上無帝王之政下無孔孟之學而生民不被其澤皆高帝謂叔孫生之意也所以有古人之學者竟老死山林而通輩于于然而來烏足為世之輕重哉

魯有兩生不肯行

于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云云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叅通事秦二世為博士亡之薛從項梁敗定陶從懷王義帝從長沙事項羽漢王入彭城通降漢王從弟子百餘人

東萊呂氏曰叔孫通所與共起朝儀者魯諸生就徵者也帝左右近臣素知書者也弟子從通降漢者也兩生

之所蘊雖不可詳考亦異乎三子之撰矣

延平陳氏曰叔孫通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夫秦儀尊君抑臣而已夫尊君抑臣則人主之于禮也不難矣高祖患其難叔孫通為其易此固兩生之所不肯行也

帝左右素知書者　上左右為學者

東萊大事記曰帝左右近臣素知書者班固通傳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為近臣也謂素有學術　紫陽

方氏曰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呂東萊曰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回謂李斯燒天下書博士所職之書在秦府項羽燒秦宮室咸陽火三月不滅則博士所職乃項羽焚之書也按始皇三十四年歳在戊子焚書又三年辛卯崩壬辰二世立甲午秦亡漢高元年乙未約法三章除去秦法而未有

明言除挾書之禁高祖在位之七年辛丑去焚書戊子十四年耳天下讀書之人且以三十而立通五經六藝算之三十歲知書之人今年四十四而五十歲知書之人今年六十四耳何乃焚書僅十四年而獨一叔孫通知古禮秦禮耶左右近臣為學知書不知所學何學所謂書何書耶詩書藏民間易以占筮不焚攷之則是時儀禮未出也劉歆周禮未出也漢儒禮記未有也叔孫通所記憶者所誦讀者十四年之前舊所業也俯就高

祖之意雖用秦儀全廢古禮則通之于禮未足以為功之首而足以為罪之魁矣

禮畢盡伏置法酒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紫陽方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于其臣有饗有燕有食諸侯朝天子有上公三饗三燕三食之禮饗亦作享燕亦作宴諸侯相朝會諸侯卿大夫來聘則亦有饗燕食而等殺不同

詩有鹿鳴燕羣臣嘉賓棠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學者觀其詩歌所以然則知古者君臣相與之懿至儀禮饗禮亡惟有諸侯燕禮一篇公食大夫禮一篇今存又有如古之鄉飲酒禮天子有之諸侯有之天子六鄉六遂其卿大夫大比獻賢能之書則令日行鄉飲酒禮而明日以書獻其禮已亡今儀禮有一篇乃諸侯卿大夫飲酒獻賢能之書之禮他有黨正飲酒州長習射先鄉飲酒鄉大夫或飲其國中賢者凡古飲酒之禮

皆曰賔主百拜而酒三行謂獻也酢也酬也成禮之後然後無算樂無算爵天子諸侯饗燕以膳夫為主人設一上賔餘則有衆賔而鄉飲酒有賔有介又有曰僎凡享燕又有擯不可具書食禮不用酒周顯王十三年韓昭侯魯共公衛成侯朝魏是時梁惠王方强諸侯相率朝之索隱又謂有宋桓侯鄭釐侯戰國策梁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古者于旅也語于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魯共公興避席擇言曰禹疏儀狄謂後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齊桓公以易牙庖謂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謂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謂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而亡其國者共公謂惠王兼有此四者惠王稱善然古者饗于朝燕于廟孔子祝其即夾谷相魯定公齊侯之會齊侯將享公孔子謂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即知古者饗與燕皆不當于野梁惠王范臺之飲衰世之遺禮其來久矣秦趙澠池之飲鼓瑟擊缶爭一時之客氣秦始皇紀十年齊王趙王來置

酒置酒之名始于此呂東萊謂凡諸侯相朝主國設饗燕以禮之未有賔客反置酒者葢齊趙畏秦極其謟而然也齊世家書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然則秦亦置酒以報之歟回謂廢古者饗禮燕禮而書曰置酒者衰世之變也自秦人始也其于獻酢酬之禮廢矣而所以主賔相觴之節亦不可攷

朝十月朝歲朝正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三歲首陳太和說好容別補

史記漢書叔孫通傳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宫成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宫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歳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史記索隠曰小顔云史家追書十月按諸書並云十月為歳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曰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東萊大事記所注東萊書其題曰朝正于長樂宫　紫陽方氏曰歴攷書傳但見朝歳朝正入君必于宗廟朝祖宗未見元日受羣臣朝賀于朝者今具下項

書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注上日朔日也　既月輯

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　月正元日舜格于
文祖注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　禹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　回按此堯舜禹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上日元日
朔旦正月初一日也文祖神宗未審的為何廟正月元
日舜禹于此廟告禪讓即位之事乃就廟見羣臣歟覲
字即朝字未有周禮朝覲之分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羣后總巳聽冢
宰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回案商曰祀元祀太

甲元年也十有二月乙丑商建丑為正歲而不改十有二月之稱也此踰年改元之禮也太甲惟三祀終喪而三年也十有二月朔亦建丑之歲首也此商之建丑之正也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杜預注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公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回謂隱莊閔僖當作桓莊閔僖此周之建子之正月

初一日實夏之十一月初一日也告朔事見論語餼羊注朝正者公朝于祖廟天子亦然既北面朝祖廟之正即亦南面受羣臣之朝歟而無可攷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改元必踰年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回謂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此十字佳以此見古者人君正月初一日必朝正于廟嗣君遭喪踰年改元于廟告朔正位其所謂百官以序者百官先從其君列班以朝其祖後

乃其君南面受百官之朝歟以意揣之如此此皆周建子之月正月初一日也

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注周之正月吉朔日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于象魏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徇以木鐸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回攷此則周之正月太宰布治而不言周王朝正于廟之禮不言周王受羣臣朝之禮至夏之正月孟春小宰乃徇木鐸即四

時政事仍用夏正也而周之正月朔日不見受朝何歟

春官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朝宗覲遇會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而遍回按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即諸侯有會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朝則有之未嘗見書覲字何也諸侯會不一書諸侯遇無之書宗于王覲于王會

于王遇于王同于王無之也其所謂春見曰朝者其周之建子之正月朔日非歟周禮之春秋冬夏如春秋所書歟且朝與覲不同春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依斧依畫斧為屏風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疏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正門內兩塾間為宁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

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謂春夏受朝先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庭實受之于廟分兩處受之陽生之時其文舒而布散也回謂如此則春朝必非正月元日天子之尊亦當于正月元日朝正而謁祖廟豈容先于治朝受羣臣諸侯之朝摯而後至廟受羣臣諸侯之朝享故曰此必非正月元日也且所謂朝則當宁而立覲則于廟負依而立一日而兼二禮歟此劉歆周禮回終疑而不甚信周禮時時言大朝覲會同削去宗遇二字

何也禮記中屢言朝覲二字不曾分注詩韓侯入覲毛傳覲見也東萊記取之鄭箋引周禮諸侯秋見于天子曰覲東萊不取則可知已先儒多云儀禮朝禮宗禮遇禮亡惟存覲禮一篇回亦疑此事恐覲則是朝又儀禮大朝覲會同設方明之壇則四字渾而為一其謂覲禮天子不下堂朝禮則天子以車下堂迎諸侯相去有九十步五十步之分覲禮而下堂見諸侯自夷王始然則回亦不必多辨後世人主正旦不朝廟而于大殿受羣

臣之朝自秦始皇始也而古之廟見諸侯以冕服斧依之禮其亡久矣以遇禮見者一容别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始皇帝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回攷此秦改用十月為歲首自此始然未嘗改十月為正月如周之春王正月也周以建子十一月為正月改冬為春孔子麟經因書之記其非也秦莊襄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邯鄲及生名為政徐廣一作正

宋忠曰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古正月書音政去聲又音征平聲邯鄲二音平聲者乃因始皇名而諱之也然不知秦正朔而用夏時之正月何也豈戰國時侯國已擅改正朔從夏正始生于邯鄲即趙與秦皆已用夏正乎史記始皇三十一年書十二月更名臘為嘉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乃歲首也十一月行至雲夢七月丙寅崩于沙丘歲在辛卯漢書本紀書秦二世元年秦二年三

年皆書十月為歲首壬辰癸巳甲午歲也乙未歲書元年冬十月乃漢元年也七年冬十月不書幸宫受朝事取叔孫通傳書之漢朝十年朝正朝歲始此後世正旦大朝會始秦漢至今廢正旦祖廟之禮一千七百餘年矣

古邦國致貢不必元日

陳祥道曰古者邦國致貢不必元日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

唐禮正旦朝會戶部陳諸州貢物禮部陳諸蕃貢物而議以為周官春入貢之禮是附會者之編也　紫陽方氏曰漢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始有年號大初元年丁丑始用夏正自此正月元日受朝以為盛禮初學記載晉王沉正會賦曹植元會詩而近世諸道各進賀正表禮部書官撰表賀雪表最難賀冬或冬至也賀正表亦難新而工云

西漢朝正服不可攷　東漢晉始可攷

紫陽方氏曰東萊大事記惟書秦祭服其朝服與漢高

朝十月服無可攷今姑取陳祥道説陳祥道曰漢制百官賀月正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賦曰冠通天佩玉璽韋彤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緑裏加于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葢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宋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服通天冠絳

紗袍恐非古也回按漢高帝以至哀平朝服無所考漢明帝始制冕服古受朝視朝不同受朝多于廟或于朝皆冕服王日視朝則皮弁養老躬耕㕥射亦多用冕

賓主百拜酒三行

紫陽方氏曰予嘗著儀禮攷以令人語易古語令易曉以鄉飲酒禮攷之鄉大夫為主人謀賓介于先生君子主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賓牖前南面衆賓在賓席西主獻賓卒爵賓酢主人此主賓一獻一酢之禮也主人酬賓以觶主人自先卒一觶乃以觶酬賓奠于薦

東酬酒不舉此主人酬賔之禮也主人于是以爵獻介介卒爵介酢主人洗爵以授主人自實爵卒爵無酬此主人與介獻酢之禮也主人于是獻衆賔凡三人坐祭立飲衆賔于主人無酢此主人獻衆賔之禮也三者之禮既成然後吏舉觶于賔賔奠于薦西僎乃入或無僎工入合樂立司正旅酬賔徹俎乃無筭樂無筭爵其揖讓升降拜之數不備書所謂賔主百拜酒三行者獻也酢也酬也以諸侯燕禮推之公席在阼階上西向以大

夫為賔以宰夫為主人主獻賔賔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更爵自酌乃酬賔主人先自飲用觚酬酒不舉于是下大夫二人媵爵曰揚觶公以酬賔亦先自飲賔易觶旅酬君之卿大夫皆以次序受飲卿大夫勿先酌以飲賔賔先飲乃遍酬衆卿大夫主人乃始獻卿又命二人揚觶奠于公南唯公所酬主人乃始獻大夫大夫無酬乃始入工合樂無算樂無算爵皆賔主百拜酒三行曰獻曰酢曰酬天子饗享上公皆三或二或一

禮俱亡以膳夫為主人然百拜而獻酢酬則一也

主人倍食于賔

紫陽方氏曰以鄉飲酒禮推之主人飲四廵賔飲二廵介飲二廵衆賔飲二廵而三行之禮成故曰主人倍食于賔至無筭樂無筭爵則不醉不可以飲數計矣天子諸侯饗燕禮别攷

上壽觴九行之所從來

紫陽方氏曰漢高朝十月尊卑以次起上壽觴九行其

禮何所始乎古者祭祀饗燕有十二獻九獻七獻五獻三獻一獻之禮或謂大祫十有二獻而四時與禘九獻耳不旹九獻杜岐公謂祭天七獻鄭康成謂祭先公七獻祭四望山川五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祭羣小祀一獻說各不同王于諸侯來朝覲也受其三饗于廟上公三饗三燕三食諸侯長十有再獻周禮掌客上公再祼饗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六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其祭祀者獻尸也饗

燕者獻賔也回且孜禮器禘祫四時祭之獻數王與尸皆衮冕尸入室作樂降神衆尸以次灌亦作祼是為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祀以血告于宗廟各別牢如白牡騂剛鬛廟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于是行朝踐之事尸出于室太祖尸坐户西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向坐主各在其右王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所謂制祭次如升牲首室中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以酳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

王乃酌壺尊泛齊以玉爵獻尸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獻尸四獻也乃薦孰大合樂延主入室太祖東向昭在南面穆在北面謂之祾祭乃迎尸入室主人拜以妥尸後薦饌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齊獻尸六獻也于尸食十五飯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七獻也變朝踐曰朝獻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于是后以瑶爵饋食壺尊緹齊以酳尸八獻也于是

王以瑶爵飲卿諸侯為賔者以瑶爵酌壺尊緹齊以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有三加或不止三加有嗣子奠文王世子謂之上嗣其説無及王者之後皆九獻與天子同侯伯七獻去朝踐饋獻減二子男之獻宜薦腥饋熟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九獻之中去其四大夫士即三獻而獻賔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正義之説又不同若夫王之獻諸侯自十有二獻下及九獻七

獻五獻亦各有注疏可攷今漢殿上壽觴九行乃祭祀中飲九之數天子諸侯饗大賔獻爵之數古無人臣置酒饗其君之禮因饗燕羣臣而臣之為主人獻其君則有之凡古禮皆廢于秦而不復于漢所以重鶴山先生之嘆也歟

附攷祭天七獻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古人云以雷鼓祀神其圜丘之祭皇祇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

南西鄉而燔柴及牲玉于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

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賔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酢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　紫陽方氏曰祭天之禮不一而圜丘為重無宗廟僯卷二祼亦作灌故止于七獻五獻三獻宗伯獻三其一臣為賔長獻凡

七有尸后不預宗廟之禮王祼后祼一獻也二獻也三獻王薦肝首四獻后五獻薦熟大合樂主入室尸入室王也六獻后也尸十五飲王酳尸七獻也尸酢主人主人受嘏后酳尸八獻也王飲卿諸侯為賔者壺尊獻尸九獻也後世人主郊廟之禮皆不過三獻天子初獻親王亞獻又諸王三獻回巳巳明堂為太廟功臣分獻官至尊手執晃旒之珠以行手面皆玉鼻隆無髭身短二相江萬里馬廷鸞前引又二大閹左右引令如夢奂今

釋奠亦三獻

陳祥道論九獻不同　禘祫皆十二獻

上公再祼九獻

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祼饗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之饗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賔祀神亦然

祫雖大于時祭而禘又大于祫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于祫非也行人上公再祼而祼不與于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與于七獻五獻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内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酳尸三為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酳曾子問侑酳是

侑食然後有酳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然後有酳也

紫陽方氏曰諸臣之所昨見于司尊彝下者三酢字誤為昨鄭注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回細味之春祠夏禘二彝二尊曰朝踐曰再獻尊皆有罍下曰諸臣之所酢不見諸臣獻字注則曰諸臣獻者果如此亦但言三獻耳秋嘗冬烝四時追享朝享文勢一同雖諸臣之所昨有三然非一日而三酢祭祀三

不同而各一酢祥道以兩祼之昨配王獻后獻先朝踐後饋食為六獻却以酳尸三為三獻故謂二祼不在九獻之列以行人上公再祼而後九獻推之也回疑若有未安者攷之大行人上公之禮將幣三享之後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伯一祼而酢酌璋瓚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賔乃酢主也康成不解九獻則焉知九獻之中不以二祼為二獻乎侯伯二祼則七獻五而已子男一祼則五獻四而已恐是如此賈疏曰王

酌獻賔賔酢主人主人酬賔酬後更八獻是謂九獻回謂第一以賔酢主酬始成禮賈氏酬後八獻王親獻乎大宗伯代乎有無主人乎饗上公有王有后王祼后再祼王與后皆拜送也而後王一獻后一獻則上公酢王不酢后乎王酬賔后不酢則不酬乎大宗伯攝祼亦攝獻君不自酌臣王不自為主此二鄭不可破之論二祼九獻則似乎十一獻祥道所云當俟識者問之　大行人小行人掌容司儀之官恐皆不當在大司寇為屬合

屬春官周禮錯簡極多近小友柯德陽所述周禮多得之

酳之義

儀禮鄭注酳猶飲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悅卭反韻書注潄也續酒也似乎食禮之三飲嗽其口也而此似乎嗽賔之口實飲之酒也

古今攷卷二十九